



著作：佛教演講集上

世界遺忘不了的佛教巨人

釋迦牟尼佛說得好：器界有成住壞空，人生有生老病死。這是諸法緣起無常的定律，說明了不論器世間與有情世間，無時不在嬗變或突變中循環不息，遷移不停，生滅無常，不過不被粗心的人們覺察得到罷了。

現在不說別的，但說太虛大師自從跑完了人生四階段的最後階段，乘風歸去，曾幾何時，轉瞬又是十年。若是一個對人類社會沒有什麼貢獻、沒有遺愛於人的普通人物，在十年漫長的時間里，也許早已被人遺忘，可是大師便不然，他的形容雖然縹緲，他的精神卻是永在，不但中國人沒有遺忘了他，不論識與不識，只要提到他的德名，一種景仰底神情，就會從形態上表現出來。

這幾年我在國外生活，時時碰到國際佛教的朋友，他們對於大師，或聞其名，或讀其文，或聽其說，或受過薰陶的，一提到大師的名字，他們

182

就有異樣的感覺；從這感覺里，表現了他們對於大師的甚深懷念。記得兩年前我在仰光參加第三屆世界佛教友誼會大會，幾個日本佛教的代表，對我表示在世界佛教大會里少了一個中國的太虛法師，實是一種無比的損失。這亦不足為奇，因日本的佛教傳自中國，與中國向有兄弟國之稱；而大師生平又曾多次到日本講學，留給日本佛教界的印象比較來得深，所以他們感慨到大師的早逝，是世界佛教運動中的巨大損失，並不算得稀奇。稀奇的，是一個阿利維亞的佛教代表慶喜比丘，在民國廿一年曾到過南京聽大師開示，並從大師請示研究中國佛學的門徑。後來在他的國度里，從報章上看到大師示寂的消息，據說曾經有過幾天精神上的不愉快。還有一個錫蘭佛教的居士代表，他除了對法舫法師的早逝表示惋惜外，對大師的不在住世，認為喪失了世界佛教的一盞明燈。

最近我代表星洲佛教出席在尼泊爾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友誼會，在大會中知道除了主席團的馬拉拉克葛拉博士是景仰大師的人物外，還有一個法國巴黎的女代表卡波蕾女士，和一個七十歲的蕾士曼女士，都是崇拜大師的信徒；尤其是後者，現正從事研究中國的大乘佛學，對大乘佛學的趣味極其濃厚。她是當年大師游化歐洲在巴黎哲人廳說法時，與許多名流學者

183

一起听讲後而皈依佛教的。她曾對密斯畢（俊輝）感慨地說：「太虛大師有一個偉大的腦袋，裝滿了一袋世界佛教運動的思想，而且還能發揮他的威力，震驚了全球。他去了，現在還有誰能繼起呢！」我們聽了她的話，沒有什麼可答，只覺相對黯然！

我們未到尼泊爾之前，經過加爾各答，那里有個摩訶菩提學會，是錫蘭達磨波羅居士開創的，距今已有幾十年歷史了。在馬拉拉克葛拉博士「錫蘭的佛教教育」一文中說：「錫蘭有兩個有五六十年歷史的教育機關：一個是佛教通神學會，辦有學校三百餘所，學生七萬多人，占全錫蘭學生人數五分之一。創辦人是美國的奧爾克居士。一個是摩訶菩提學會，辦有學校三十餘所。創辦人是達磨波羅居士。現在歐美各國都有分會，總會已移來印度」。現在印度的分會，也已有了二十所之多。達磨波羅在世，與大師早有往來。在加城建築總會會所，大師曾為代募盧比二萬，建築第三層樓房（星洲代表團此次即寄住此樓。）在樓下大門內的左壁，還刻了一塊紀念大師的石銘。因此，會中的主持人如緊那伽那羅法師、法理性海居士等，他們對大師都是相當崇敬，知道大師不但是中國的佛學家，亦是世界的佛教學者。我曾在該會的歡迎會上請到大師與達磨波羅居士的交誼，與復興

印度佛教，发扬世界佛学，不但两者在思想上有共通之点，就是为教为人的志愿与目标也是相仿佛的。现在他俩虽皆辞世，成为中锡历史上的人物，但是他俩的巨大眼光、巨大魄力、巨大精神，都值得我们中锡两国的佛教徒来纪念、来学习、来步式的。如果不是大师留给国际教友们的印象特别好，特别深，那末我虽然说了这些话，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与作用的。可是我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与注意，又足以证明国际佛教的朋友们，还没有遗忘了太虚大师??这个划时代的佛教巨人。

至於我国的佛教学者侨居印度的，如谭云山教授和周祥光两博士，更是倾诚大师的人物，经常在印度国际大学等处不但宣传中国佛法，并且介绍大师的佛教思想给国际的朋友们。据周博士最近寄给我的书信，还说到他现在正在从事译著一部「太虚大师的评传」，来作为纪念大师示寂十周年的礼物。

再说到缅甸，大师在仰光的佛教界，还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。在十五年前，大师为了宣扬佛教和平，辅助抗建事业，曾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游化东南亚各佛教国。当他抵达仰光，千余万人，夹道相迎，香花罗拜。缅华人士欢迎的盛况，比一个国家的元首到来还要热烈。现在大师虽已去

世十年，他们回想前情，还是历历可数，谁说会淡忘呢！最有意思的，是这次主动欢迎我们的林世义居士，原来他是一个道地的基督教徒，全家老小都是信基督教的；而在大师当年到达仰光的次日，忽然自动地来一个明智的转变，跑来大师跟前，膜拜皈依。这件事，在仰光的佛教界，至今引为美谈。其他文教工商各界的人士，对于大师的崇仰，自然还有很多。如果不是十年前的播种，那有今日的热烈场面的收获呢？

上面说的这些地方，都是大师生平游履所及的，就是他没有到过的地方，如泰国的曼谷等处，也一样地有许多人遗忘不了大师。曼谷的中华和龙华的两大佛教机构，是侨胞中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学术的社团。其中有许多社员，都是由通讯方式皈依大师的。尤其是龙华教社，还为大师建筑了纪念堂与舍利塔，使大师的道影永远印在中泰人士的脑版上，永远也遗忘不了。

总而言之，自从民国十七年大师游化欧美之后，在世界佛教运动的时潮中已掀起巨浪。廿多年来欧美佛教徒谈到东方佛教，莫不知有大师其人，大师其事；而对大师辞世的消息传来，亦莫不生出无限的哀思与凭吊，这在中外各种报章杂志上，我们是时常可以看到的。为何大师在国际之间也

不会被人遗忘呢？我想只靠大师的学识渊博，志行高洁还不够；那具有革命家的热情与魄力，宗教家的悲天悯人的怀抱与器度，也正是造成他千万人遗忘不了的因素吧。我希望今日为教致力的佛教青年，都来学习这一点，用这一点来纪念大师，也即是遗忘不了这个划时代的佛教巨人！

佛历二五?一（一九五六）年二月二日讲

（见海刊三十八卷三月号）